

周恩来

专机机长的回忆

◎ 张瑞霭 著

新中国民航第二任飞行大队长、特级飞行员。
为周恩来总理专机安全飞行20年。
曾任中国民航总局第二副局长。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

张瑞霭 著

訾昌美 整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张瑞霭 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

ISBN 7-5073-1737-4

I.周… II.张… III.张瑞霭-生平事迹

IV.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256 号

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

著 者/ 张瑞霭

责任编辑/ 李月兰

封面设计/ 名人时代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销售热线/ 63097018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名人时代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32 开 11 印张 200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册

ISBN 7-5073-1737-4/K·720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保證生金一萬一
萬銀兩之譜
取者以正第。

丁巳年四月九

机长的回忆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宋平 题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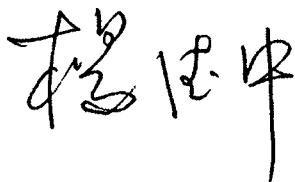
张瑞霭同志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特级飞行员。他长期承担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重要外宾的专机飞行任务。由于他掌握熟练的飞行技术,并具有果断处理突发意外事件的能力,因而深得周总理的信任。我在中央警卫局工作时,曾分管周总理的安全工作。周总理出国的外事活动很多,到国内各地的视察工作也很频繁。那时,张瑞霭同志担任周总理的



杨德中与作者合影

专机机长。在飞行时,周总理专门交待我,要相信机组的同志,不要干涉飞行。为周总理开专机的这段经历,使张瑞霁同志终生难忘。

张瑞霁同志的人生道路始终同我国的飞行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他的回忆,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历程。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Meng Zhong' (孟忠) in a cursive style.

2004 年 8 月 30 日

目 录

开头的話	1
第一章 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3
第二章 身经百战,入选航校	6
第三章 在航校的日子	19
第四章 找到了一生的伴侣	31
第五章 奉命组建新中国民航第一个 飞行大队	37
第六章 我为周总理飞专机	52
第七章 周总理关心民航事业	68
第八章 我与 678 专机的不解之缘	79
第九章 专机首飞南亚三国	94
第十章 飞越“空中禁区”	109
第十一章 新中国民航首次跨洋飞行	126
第十二章 新中国民航第一次远航非洲	139
第十三章 最惊险的一次专机飞行	160
第十四章 尼克松访华背后的故事(上)	176
第十五章 尼克松访华背后的故事(下)	191
第十六章 新中国民航首飞香港	205



第十七章	1973 年巴航放油事件始末	218
第十八章	告状信的风波	230
第十九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237
第二十章	紧急飞赴庐山接周总理回京	255
第二十一章	“9·13”之后的周总理	259
第二十二章	告别敬爱的周总理	264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次见到邓大姐	269
第二十四章	专机上的中外领导要人	277
第二十五章	重回空军	316
第二十六章	我的离休生活	329
后 记		335

开头的話

从1954年至1974年,在2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任周恩来总理专机机长。这个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辉煌的驿站。数十年岁月悠悠,我的命运始终同祖国的蓝天事业紧密地连在一起。翻开我的履历,就翻开了一个献身祖国蓝天事业的战士的无比骄傲和自豪,也翻开了一个受党培育多年的人对党的无尽崇敬与感激……

我,张瑞霄,1925年5月生于山东高青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到8岁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在党的培养下,16岁参加革命,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经受过抗日战争硝烟和解放战争烽火的洗礼,先后参加过莱芜、淮海、渡江、豫东及解放湖北的老河口等战役,参加攻打孟良崮、济南、泰安、战上海、解放福州、打厦门等大小百余次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到25岁的我已解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8军第82



师 246 团 3 营的营教导员。1950 年 8 月,我被选派到空军学飞行,自此一生情怀尽系蓝天。

1953 年 10 月,我受命组建新中国民航第一个飞行大队;1958 年被任命为民航局北京管理处副处长;1959 年 1 月被任命为民航总局北京管理局副局长;1967 年代理北京管理局局长,两年后被正式任命为北京管理局局长;1973 年被任命为总局副局长兼北京管理局局长;1977 年 11 月任命为民航总局第一副局长。

1982 年 12 月,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再次回到空军的怀抱,被任命为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80 年代中期,在改革的大潮汹涌澎湃之时,年过六旬的我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1986 年 12 月,我受命出任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第一任总经理。1990 年 65 岁离休至今,享受副兵团职待遇,特级飞行员。

第一章

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1925年5月,山东省淄博地区高青县田镇南正理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在这个祖祖辈辈靠种地和织布为生的家庭里,已连续三代都是文盲,初次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妻看着眼前这个不停啼哭的小生命,下定决心不管多苦多难,都要让他长大后念书识字。

这个小生命就是我。

因为家里穷,我的父亲除了干家里的农活儿和织布外,村里有人过世,还去给人抬棺木挣些钱来贴补家用。在我不到5岁的时候,父亲因劳累过度,因病去逝。

父亲死后,母亲苦苦地拉扯我,家里、地里的活儿都是母亲干。我长到6岁时,虽然家里很困难,但母亲还是节衣缩食让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校,后来又改念私塾。我是父母的头生子,也是他们惟一的孩子,希望我能识文断字,将来能过上与他们不一样的生活。然而,在我不到8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了,我成了一个孤



儿。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母亲会离开这个世界,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下来的念头,使我感到深深的恐惧,那是我幼小的心所难以承受的折磨。在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默默地向上苍祈祷,让我的母亲能够活下来。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母亲病重,姑姑带着我到庙里去求神的情景。我和姑姑跪在神像前,虔诚地请求神让母亲留下来,因为我需要母亲。我也记得母亲临去世前,她死死地拉住我和姑姑的手不松开。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眼神里满是恳求,我虽然年幼,但也清清楚楚地从她的眼神里读懂了她的愿望,那就是把我托付给姑姑了,希望姑姑能够照顾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母亲当时的神情,她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每当想到母亲当时的神情,我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痛。母亲走时也就是 30 多岁。好在还有奶奶和姑姑,他们对我都非常疼爱,尽可能地照料我。

母亲去世后,我并没有和姑姑一起生活,而是听从奶奶的安排,到了叔叔家。叔叔家也很穷,而且他家里也有几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当然也照顾不了我。

靠着出力干活和吃糠咽菜,也靠着叔叔一家对我过世父母的顾惜,我好歹读了 4 年的小学。后来,私塾的先生可怜我无父无母,也喜欢我的勤奋好学,主动让我一年的学费,等于是免费教了我一年。一年后,书不能念了,我的上学生涯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对那时的我来说,不能念书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好在上了一年多的私塾,我又很用功,学会了不少东西,并且可以

自己学习一些新知识。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开始自学。

在我们山东老家,打下来粮食要磨成粉就得用碾子或磨子,有钱的人家推碾子用牲口,我们当然用不起牲口,就用人。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干像推碾子这种成年人干的活儿。到农忙时,我常同叔叔一起去帮人打短工。

高青县是有名的织布县,在我们那个地方,不管男人妇人,都会织布。我也同样,从纺线到编织,全套活儿我都能干,而且是当地出名的织布能手,不外出打工的时候,我在家一天能织一丈布。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常常会有苦得连饭都吃不上时候,那时,我就会离开叔叔家,到姥姥或是姑姑家去“蹭”一顿饱饭。



第二章

身经百战,入选航校

入党时我 16 岁

抗战爆发后,我的家乡成了抗日根据地。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是八路军东西之间联络的惟一通道,所以八路军十分注重在当地发展抗日力量。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区委书记发现我是一个抗日的好苗子,是农民里最苦的人,就选中了我,要把我培养成进步青年。区里的人经常像是有意无意地接近我,常常同我谈心。在跟他们谈心的过程中,我知道了什么是剥削,什么叫平等,知道了为什么我用尽力气干活还求不到基本的温饱。我呢,对驻扎在我们村里的八路军也很有好感。八路军住在老百姓家里,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给老百姓担水,扫院子,帮着干活,为人都很和气。他们穿着军装,每天早晨出早操,透着精神。总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很感动我,使我从感情上不知不觉地就同他们很接近。八路军中上到一些干部,下到炊事员、通讯员,有很多人对我都有很大的影

响。我知道,他们是穷人的队伍,他们当兵打仗是为了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我想跟他们一起走。

那时八路军培养我入党,最先就是教育我要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剥削人的人,一种是被剥削的人。共产党就是反抗剥削,为人民求解放的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区委书记说:“张瑞霭呀,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什么人呀?一种是剥削别人,欺负别人的,一种是受剥削、受欺负的。我们是穷人,应该有觉悟,共产党是为穷人翻身的党,你要参加共产党。”等等。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区委书记李汉三和老区委书记李奇。区委的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郭守诰也常常找我谈话,我的入党申请书就是他帮我填写的,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时我参加革命也不容易,尤其是我的奶奶始终很怕我会跟着八路军走,所以就老防范我与他们的来往。虽然如此,我却还是一门心思的想跟他们走。这样,我就总是瞒着家里人偷偷地去找八路军。奶奶只要发现我不在家,就会拐着小脚满村子里找我。这一段经历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为了避开别人的眼目,也是为了不让奶奶找到我,我就和我的联系人躲到瓜棚里或是牛棚里谈话,耳边是奶奶拖长声音满村子叫我名字的喊声。

那时,姑姑对我也倾注了慈母般的爱心。因为受了母亲的临终嘱托,虽然我平时不在她的家里生活,我



的温饱和去向可能姑姑操心最多，加上她自己没有孩子，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她总是担心我有一天会跑了，甚至是挨枪子儿死了，那样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无法向我的母亲交待。所以，她除了和奶奶一样随时限制我的行动，不让我和八路军接触外，每次村里和附近一带发生大大小小的战斗以后，她都要四处去找我。如果一时找不到，她就常常会往坏处想，哭着到死人堆里去刨，怕我被打死。

由于我们住的地方邻近敌占区，经常会发生拉锯战，白天根据地的八路军到敌占区去抓汉奸，晚上敌占区的敌人又过来抓八路军。鬼子和汉奸只要过来一趟，许多村民家里就得遭殃，家里好一点的东西都被抢光了，老百姓仇恨得不得了。长期的拉锯战中，村里死了不少人，为了报仇，村里有的人家就一家大小全家参军，都跟着八路军。我有几个小学时的同学参加革命后就是被汉奸打死的。那时鬼子扫荡出动频繁，情形更是惨得不得了，我曾亲眼见过日军骑着马杀老百姓，村里到处哭声一片。这些促使我下决心找到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参加八路军。

1941年7月，在区委干部们的帮助下，我16岁便入了党。那时入党是秘密的，但也简单，就是填了一张表，入了党以后定期缴党费。我们很穷，没有钱，缴党费也就是象征性地缴一点。每周有那么一两次，我起一个大早，背上草篮子去野外割喂牲口的草，然后去赶集市，把这些草卖掉，换几个钱交党费。